

米脂婆姨

——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

黄富强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米 脂 婆 姨
——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

黄富强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黄富强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0

ISBN 7-5043-2817-0

I. 米… II. 黄…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153 号

米 脂 婆 姨

——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

黄富强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75 印张 210(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ISBN 7-5043-2817-0/I-377

北国雄秀数米脂

(序言)

杨闻宇

陕北地方多以山水形势命名，唯独“米脂”，以当地河水滋育的小米养分来命名。《米脂县志》云：“此地有米脂水，沃址宜粟。米汁渐之如脂，故以名城。”这两个字只因摄取了陕北诸多物产里的精华，致使“米脂”二字在星罗棋布的地名里也是自成一格。

“米脂”养人。“米脂婆姨绥德汉”，从古至今，米脂姑娘以俊俏秀丽驰誉天下。由于她们频频外嫁，使米脂竟然有“丈人县”（岳丈县）之称。前年秋天，我从县城经过，城里正在举办《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览》，从一系列照片及统计图表上看，自米脂嫁出去的婆姨们，后来当上省部级和厅局级干部的少说也有近百人，而县团级以上的，如今竟达五百八十多人。这并非是米脂女儿官瘾重，仕途有成，而只能证明她们秀外慧中，德才出众，被历史浪潮推在了花好月圆的适当位置上。

著名的美女貂蝉，据说就出生在米脂的艾好湾。貂为山

野珍兽，机警万状；蝉则饮露而生，依柳亲风。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貂蝉演出了一幕石破天惊的、谁也无法取代的重要剧目。这位空前绝后的女子真地生在艾好湾吗？有人说其父母本是湖南常德人，在长安经商，生计艰难，其女貂蝉自小便沦落风尘了。长安距米脂并不很远，商旅人家，漂泊不定，也很可能在米脂的艾好湾滞留过一段岁月。

米脂出美女，自然水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远缘杂交”所致。陕北在三国时是羌胡之地，魏晋时匈奴盘据，唐代则突厥占领，宋时西夏入侵……战争，使陕北出现了数座“吴儿堡”。今天的吴堡县，便是当年遗落下的最大的一座。《元和郡县志》载：“赫连勃勃破刘裕子义真于长安，遂虏其人，筑此城以居之，号吴儿堡。”游牧部落铁骑纵横，一日千里，长安算什么界限？将吴越美女从江南水乡掳掠过来囤积于山城之内，专供他们寻欢取乐，这才是“吴儿堡”的真旨。米脂切近吴堡，嗣后的米脂婆姨，十有八九也是从战云里撒下的“种子”。时代交替，战云远逝，不明历史底细的人还以为是在陕北的小米养育了美女。我说，黄灿灿的小米倘若是金色的土地，战争才是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种子的粗糙的巨掌，这握刀剑、握马缰的手掌是残酷的、原始的，因为它沾染着兽性，挟带着粗暴。可它撒开的种子，却染有温馨的粉红色。

近些年，南方经济发达的城市特意来米脂招工，选演员，挑服务员，每年都有好几拨。1992年至1994年，由米脂县劳动人事部门介绍到外地的女子就有1400多个。美女如云，其流如水，千年之后，江南水乡又返回头从这儿征集美女。铁骑南下于先，北女南调于后，这就更加证实着米脂是一方神异的土地。

在这里，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潜伏着的重要题目：天地日月，相辅相成，倘是没有雄性的、伟岸的男儿们，米脂的女儿能一枝独秀吗？

杜斌丞，米脂人，曾就学于北平，1930年在杨虎城麾下任高级参谋，相貌堂堂，蓄一副李大钊式的八字胡。西安事变后，他提出“跟共产党走”的口号。蒋介石两次派人送去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他撕得粉碎。1947年秋，被蒋介石栽赃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时年60岁。毛泽东为之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

李鼎铭，米脂人，面容清癯，中溜身材，身著长袍马褂，温文尔雅，精于医道。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成立，第二次边区参议会上选举李鼎铭为副主席。他看到当时机关庞大，人浮于事，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著名建议。

米脂还有个李健侯，与李鼎铭是同事。他写了一本35万言的章回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称帝时的年号），尚未出版，便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围绕《永昌演义》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内中有这样的话：

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北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

毛泽东所称许的这个头戴燕地毡帽、身著青布窄袖箭衣、肩披血红斗篷、跨一匹乌驳马的闯王李自成，也是米脂人。“挑动黄河天下反”，毛泽东他们举着造反大旗长驱二万五千



里而落脚于陕北，与三百年前的李自成在本根上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天幕上这极为强烈的两道闪电，遥相辉映，衬托得这个李自成既是陕北人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优秀男儿的骄傲。

毛泽东曾经和米脂籍摄影记者杜山坐在一起，随便说道：“米脂的婆姨绥德汉，清涧的石板安塞炭。”说罢这两句，毛泽东笑而不语，不置可否。他当然没有否定绥德汉的意思，对那“米脂婆姨”四个字，却显然是另存想法了：米脂的婆姨是不错，可这里的男儿也不容另眼相看，在震撼大地的李自成身上，不就蕴蓄着掀天揭地的英雄气概、阳刚之美吗？！

或许是由于山川风物及生产方式的缘故吧，能歌善舞的貂蝉有着自由的天性，真戏假做，哭笑自如，敢爱也敢死。同样，雄健勇武的李自成的天性也是自由的，痛快的征战，呼啸着冲杀，其叱咤风云的形象也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

本书作者黄富强，祖居靖边，熟悉陕北的山水脉系及人情世态。他从西北方向的故乡久久关注米脂之后，又深入米脂境内，反复进出，仔细调查，对于当今的米脂婆姨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也可谓“风尘知己”了。

出现在这本书里的诸多女儿们：明眸如星辰，蕴藉风流；秀姿若白云，飘逸脱俗。历史上有过的绝色美人与生活在油盐酱醋里的平常女流，无力与之比肩。米脂婆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寻常的贡献，不愧为新时代的“半边天”。

尽管如此，这些米脂女儿也还是米脂的一个方面，是陕北、全国千万朵金花中的数朵或几枝。

从1935年到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待了十三年，最后368天，他离开了延安，转战于陕北各地。转战期间，他住过

40多个村庄，在米脂的杨家沟住期最长——64天。1948年3月21日上午离开杨家沟准备东渡黄河时，面对着热烈欢送的人群，毛泽东无限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小米子彻里彻外，其色如金。未去壳时，为谷为粟。盛产于黄土地，为百物之长，为五谷之神。看似平凡而渺小，其内蕴却坚实而强韧，可以养美女，足以育英雄，内中似乎又伏藏着尘世的真理，含蓄着天地间的真谛。毛泽东告别米脂、离开陕北时感激小米，怀恋小米，其间寓意是非同寻常的。

黄富强同志此书的问世，进一步从自然历史的深度上开掘了也渲染了米脂女儿的天性与秀色，礼赞陕北，也礼赞着优秀的中华儿女。米脂女儿，福莫大焉。

1995年8月于兰州

引 言

在中国西北部——东经 109 度 49 分至 110 度 29 分、北纬 37 度 39 分至 38 度 05 分，有一个小米粒大的地方：米脂县。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不知何时何人编排的俗语，由陕北人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了，自陕北的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地传扬开来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传愈广，愈传愈神。谁也想不到，这四样景致几乎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大发明一样，无形中使所有的陕北人感到光荣和自豪。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四十年代以后，米脂婆姨的声名伴着中国革命的风云，不仅在陕北，而且在整个神州大地传播开来了，可谓是妇孺皆知，有口皆碑。

人们传颂着她们的业绩，羡慕着她们的俊美，也说道着她们美满、纯洁、曲折的姻缘，流传着她们的种种轶事。

这些说法，传来传去，传出了米脂婆姨的不寻常，也引起了许多人对这种不寻常现象的追思，都想弄清楚埋藏在这背后的缘由，为多姿多彩的生活增添一朵鲜花，为漫漫的人生之途树一块警示的标记……

我也是这万千追思者其中的一个。

于是，自1984年以来，我利用工作之便和业余时间，开始采访、搜集米脂婆姨在历史上和当代里的种种事情。

在与米脂婆姨和养育她们的米脂土地以及有关米脂婆姨的史料接触中，我被她们的心灵、命运，还有那巧慧秀美，深深地感动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米脂婆姨吧——

目 录

引言.....	(1)
假小子周生荣.....	(1)
359 旅驻米脂	(21)
福人王应明.....	(30)
贫穷玉成了米脂婆姨.....	(40)
贫穷与米脂婆姨的命运.....	(47)
关于貂婵洞.....	(54)
装束与喜好.....	(67)
一桩奇婚.....	(75)
情系海天.....	(88)
米脂女校.....	(100)
时代歌手.....	(110)
奇女子常建荣.....	(121)
“夜明珠” · “一柱香” · “水上漂”	(131)
“玩笑”文化	(136)
开明人士的背后.....	(145)
有主心骨的女子.....	(154)
三桩失误的姻缘.....	(164)
两桩凶案.....	(172)
《人生》花絮	(185)

高西沟有个常秀英.....	(205)
婆姨与战尘.....	(216)
人种·民俗·建筑.....	(228)
常翠华.....	(239)
沙家店战役中的女性.....	(250)
几位女兵剪影.....	(258)
动乱年月里.....	(272)
殊途同归.....	(289)

假小子周生荣

1990年8月28日，我终于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老满城干休所见到了她——周生荣。

依汉民族起名儿的习惯讲究，这三个字安在男人身上最合适。

我笑着问她：“米脂婆姨名字花呀珠呀的，尽些带彩的字，你老咋取这么个名字？”

周老哈哈大笑，笑得很洒脱，很自豪，笑过了就说：“这是刘志丹给弄的么！他说我很小就参了军，小小就生活在革命的军队里，‘革命’是‘光荣’的，就叫了个‘生荣’么！”

她这么一说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中，每一个投入或向往革命的人，他们的名字或多或少都染上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气息，有的干脆是一种革命的意志和追求目标，成天到晚呼叫，似乎可以当作“座右铭”。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时，给自己取了个化名李得胜。对于这个化名，米脂乡间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毛泽东出身农民，对于明代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很称颂。李自成是米脂人，他成功地推翻了明王朝；李得胜更应该胜利地推翻蒋家王朝。这种近似于猜测的附会未必恰当，但要是说毛泽东对李自成打心眼里喜欢，这是有史可考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米脂的开明人士李鼎铭先生的亲

笔信中写道：“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把李得胜这个化名扔掉的时候，正好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关键的一仗——沙家店战役中。这正是米脂的地方。

周生荣这个名字，无疑是打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自然也标志着这个女人不寻常的生活经历。

她把我引进家中的会客室，杀了一颗胖胖的西瓜让我吃，自己则坐在简单陈旧的沙发上熟练地点燃了一支雪白香烟，毫不含糊地回答了我一连串的提问——

我的家原在米脂县。父亲打短揽长做苦工也养活不了一家五口，姐姐九岁就给延安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更不幸的是我刚满六岁的那年，父亲患半身不遂症，他怕拖累我们，便乘着没人的时候挣扎着爬出村子，淹死在无定河里。母亲到处给人说好话，借了些钱，才买回一张席子把父亲卷着埋了。为了能活下去，母亲改嫁郑家，把弟弟带去，并说定也带我去过上两年。可是没多久，后父嫌我费事（调皮）就不干了。正好姐夫从延安来米脂做小本生意，他是个软心肠人，跟姐姐成婚后关系也比较蜜，见我在后父身边受寒气，心疼我哩，就把我从后父家接出来，让跟他走。我们从米脂一路打短要饭，折腾几个月，走了六百多里路到了延安川口。谁料到安宁日子没过上多久，我那姐姐因生孩子难产而去世了，姐夫经不起这意外的打击，神经也失常了。

我一个十来岁的女娃娃，失去了亲人的依靠，一时不知怎么往下活，动不动就跑上山梁，抱着姐姐的坟堆哭喊，哭

昏了，饿醒了，醒来后就沿村乞讨。

一天黑夜，我讨饭讨到了姐夫家邻村的姬发光门上，他热情地把我领进家里，让婆姨给我做了一碗荞面搅团饭。

等我吃了搅团，他摸着我的头问了一阵我的身世，对我说：“娃娃，你是个苦娃娃！往后你不要讨吃啦，就在我家住吧。”

我自小泡在若水里，晓得人生的艰难，柴米的金贵，就哭着说：“你们也是穷人，我不能连累你们呀！”

姬发光让婆姨安抚我睡了，自己盘腿坐着，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锅。我睡了一觉，半夜起来尿尿，见他还那样坐着，有一下没一下地吸着旱烟。姬发光当时三十来岁，阔脸大眼，墩墩实实，个子不高。他是刘志丹的游击队员、地下共产党员——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晓得的。

第二天早晨，太阳进了窑我才醒来了，衣服还没穿好，姬发光乐呵呵地从门口进来了，他把一双凉丝丝的手贴在我的脸蛋上，笑笑地说：“娃娃，你想吃饱穿暖吗？”

我圆睁着两眼，大声地说了一声：“想！”

姬发光又问了一句：“娃娃，我再问你一句：你晓得刘志丹吗？”

我点了点头。

在陕北，在那个时候，刘志丹的名字经常被人提说起。我是个娃娃，不晓得更多的道理和事情，只晓得刘志丹对穷人好。在我们穷苦人娃娃里传着刘志丹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刘志丹路过一个村庄，见一个地主的娃娃手里捏着一块白面饼子，一群穷人的娃娃围着他，眼巴巴地盯着饼子，要闻一闻饼子的香味。那地主的娃娃喊骂着、躲避着，不让闻。

刘志丹拨拉开围住要闻饼子香味的娃娃们，对那地主的娃娃说：“碎娃娃，我会把你的饼子咬成一只非常好看的狗娃，信不信呀？”那娃娃将信将疑地把饼子递给了刘志丹，刘志丹七咬八咬，把一块大饼子咬成一只小小的狗的形状。那娃娃把小狗放在手掌心里，乐得又蹦又跳，拔腿跑了，说要回家再拿一块大饼让他咬狗娃。刘志丹把咬下的饼块分给穷人的娃娃们吃了。后来，刘志丹的这个办法被许多陕北的穷娃娃学走了。

姬发光悄悄地对我说：“穷人要过上吃饱穿暖的光景，就要跟着刘志丹和欺压咱穷人的有钱有势的坏人斗，你敢斗吗？”

我挺了挺胸脯说：“怕是不怕，就不晓得怎么个争斗法！”

姬发光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细细地给我说：“年前（1932年），咱这里的地主曹建群招兵买马拉起了民团，他当了团长，手下跟了百八十个地痞流氓，经常领兵捏枪到处催粮要草，把四五个民女也抢在他家里欺负糟踏了。刘志丹带着游击队打了几回，因为曹建群他们守的这个地方地形险要，没拿下来。刘志丹也看出来了，硬打不行，得在曹家安下‘一双耳朵’，瞅空子收拾他。听说曹建群小老婆最近又生了个娃娃，要一个丫鬟侍候，今早天不明我托人说好了，你进去给曹家当丫鬟，留心听曹家里外的动静，如果他们有出来活动的迹象，你就设法溜出来给我或前村的老魏（延安地下党委书记）报信……”

就这样，我来到曹建群家当了使唤丫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33年的春上。

曹建群的那个民团扎在一座高山顶上，四面用石头墙围

着，里面修了一排一排的窑洞，团丁住在前后排窑洞里，曹建群和家人占了中间的两排。

我被两名团丁领进曹建群的窑洞时，他正侧身躺在炕上抽洋烟，在他的对面坐着他的大小老婆。

曹建群的大老婆不会生养，却很爱娃娃，她慈眉善目地唤我到炕栏边，笑嘻嘻地说：“哟，这个女娃娃长得眉眼是眉眼脸是脸，心疼着哩，干脆给我做个干女儿吧！”

曹建群长长的身子、长长的脸，躺在炕上边抽洋烟边瞟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来了好好干活，少说闲话，我这个家里的事一星一点也不许往外传，要是传出去，我割了你的舌头！”

我点了点头。

有一天，曹建群突然带着三十多个团丁从延安回来，我就留心了。几个当兵的在马棚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休息，我故意问道：“怎么还要走吗？”其中一个说：“快了吧！团长正在屋里给两个队长训话。”我赶快提起大铁皮壶给他们去灌开水，只听得曹建群说：“今天去二郎庙沟，叫弟兄们手脚快一点，不要叫游击队知道了。这次主要是搞粮食，我们要多藏下些粮食。”

得到这个消息，趁人不注意我溜出了大门。只见姬发光在碾子旁的大树下等着。我看看左近无人，连忙把敌人要去的地点和人数说给了他。姬发光听罢，就抄小路跑到李家渠给魏书记报告，魏书记立即通知二郎庙的地下党员杜成明和张生荣同志赶紧动员群众藏粮藏草。曹建群这次扑了个空。

快过晌午了，曹建群带一百多名团丁回到川口，我赶紧给灌开水去，听他说些甚。只见他双手卡着腰站在门口对两